

「台灣」

曹若冰 著



I247.58/C1



I247.58
C1
3

紅唇血印

灣
曹若冰
著



1162

1162

5011
(宁)新登字01号

红 唇 血 印

(台湾)曹若冰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 无锡县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0.625 字数: 450千 插页: 4

印数: 1—20,000册

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肖 璠 责任校对: 魏 明

封面设计: 速 加 版式设计: 速 加

ISBN 7-227-01073-2/I·256 定价: 13.80元(上下两册)

第十章 怀璧罹罪

他大惊失色，讷讷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赵逢春“嘿嘿”一声冷笑，道：“老弟，光棍眼里不揉沙子，老朽在这‘六盘山’左近苦守多年，为的什么？哈哈——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终于被老朽等到了！”

岳霖不自觉的手摸怀中，心知他所指必是白玉石匣，想到了此处，禁不住心头一阵狂喜，暗自道：“啊！这匣内所储，竟是武林人梦寐以求的绝世神功，怪不得他无缘无故，硬要请自己吃酒，原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存好心啊！”

他定了定神，故作不懂地道：“你是说……说我怀中……我怀中的银子？”

赵逢春一声狞笑，冷冷地道：“少在我面前装傻充呆，老实说，今天既约你来，我自然有妥善的安排，不怕你能飞上天去。”

他一边说着一边双目凶光闪闪，怔怔地凝注着岳霖脸上的变化，想获得什么，同时，他心中却在暗暗盘算道：“看这情形，八成是不会错了，但是，若论武功内力，这娃娃都不在我之下，硬抢硬夺，是绝办不到，不过，看他年轻好胜，血气方刚，我不如激他一激。”

岳霖心中突地一动，也自暗暗一惊，这赵逢春不但武功

高强，而且令人有一种莫测高深之感。

他表面上却装得十分平静，微笑着道：“至于飞不飞得上天去，那是我的事，不过——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尚望明白相告。”

赵逢春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该记得我方才所说，在百余年前的那一僧一道两位奇人吗？他们所研创的武功，只要有三成火候，哼哼！放眼当今天下，即可所向无敌……”

岳霖对他的话，虽不全信，但也不能不信，略一沉吟道：“这与我又有何关系？”

赵逢春“嘿嘿”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当然有关系，因为那尚未面世的绝世神功，是放置在一个精巧的石匣之内……”

岳霖浓眉一扬道：“噢？”

赵逢春面上闪过一丝诡谲的神色，阴鸷地道：“你难道真要等我说出，那个石匣正藏在你的怀中？”

说时，声色俱厉，双目更是凶光灼灼，凝注着岳霖。

岳霖脸色微变，冷冷地道：“你凭什么肯定那石匣在我怀内？”

赵逢春冷笑道：“虽然我未曾亲眼看见，但我敢武断地讲，那石匣确是在你怀中，老夫愿以项上人头为注，和你相赌！”

岳霖神色又是一变，望着赵逢春，暗中奇怪，他何以竟敢如此武断，石匣是在自己怀内？

他满腹狐疑地道：“你根据什么做这种判断？”

赵逢春嘿嘿一笑道：“那么，你是承认我的判断正确了？”

岳霖不觉一怔，但因不善说谎，所以，听了赵逢春的反问后，沉吟了半晌，始神色一正，道：“先不论你的判断是否正确，我只问你从何得知石匣落于我手？”

赵逢春干笑两声，似是自言自语地道：“所谓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看来此宝理该归于老夫的，哈哈哈——”

岳霖正感莫明其妙之际，又听他继续说道：“你总该认识崆峒掌门人——金蟾真人吧！”

岳霖恍然说道：“啊，原来是他……。”

赵逢春面现诡笑，冷冷地道：“老弟，现在你还想狡辩吗？”

岳霖心知今日之事，不能善了，虽然石匣内究竟是不是那绝世神功，尚在未知之数，然而，赵逢春既然费尽心机，获知此匣落于我手，且又将我引来此地，无可置疑，他是势在必得。

然而，就算石匣内空无一物，我能给他吗？

不！绝不！

此时，明月高挂，繁星满天。

岳霖脸色一沉，道：“对你这种欲达目的，不择手段的人，还不值小爷一辩，如果你认为石匣在我怀内，有本事就来拿去！”

赵逢春一怔，他实在有点不能相信，但是，面前这少年人，神色镇静如常，说话时中气十足……。

他怔怔地望着岳霖，暗暗纳闷道：“不可能呀！明明我亲自放于酒内，现在，盞茶时间早过，怎么……竟……会连一点反应都没有？这……这不可能……”

这时，他面色凝重，双眉紧蹙，故作镇定地道：“你以为我不敢呢？还是不能？”

岳霖冷冷地道：“敢不敢，能不能，要待事实证明！”

忽然，赵逢春耸肩一笑，几乎是换了一副面孔道：“老弟，

依我看，只有我俩合作，不但那绝世神功可以加速练成，而且，也可躲过无数高手的追踪，须知现在江湖上，几乎都知道那石匣落于你手，就说我不算，那些高手会轻易放过你吗？”

岳霖见他态度忽变，就更加生起戒心来了，望着赵逢春那副形态，他暗暗好笑，虽然，他所言不无可信之处，但此人阴沉诡诈，城府过深，如果有把握制服自己，就绝不是这种态度了。

当下，他轻轻一笑，道：“好呀！你且说说看，是如何个合作法？”

赵逢春一听，喜得一对三角眼眯成一线，道：“照当前情势，我俩合作，实有百利而无一害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隐秘的所在，我已备好丰食美酒，我俩在那洞中共同钻研……”

他说得眉飞色舞，唾液四溅，一拍胸膛，又道：“老朽敢以性命保证，不出三月，老弟必将成为当今武林第一人！”

岳霖接口道：“那么你呢？”

赵逢春一怔，讷讷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本来我就不如老弟么，嘿嘿——嘿嘿——”

岳霖冷嗤一声，道：“老实告诉你，就算你舌灿莲花，要想少爷拿出那石匣，却是休想！”

赵逢春脸色陡然一变，在烛光下，更显得惨白无比，浑身上下，都在微微地颤抖，一指岳霖，气急地道：“好，好，你竟敢戏弄老夫，想必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岳霖见他气极，故意又道：“不，我年未弱冠，尚未娶妻生子，为人子的责任还未尽到，岂能够轻易言死，倒是你偌大年纪……”

赵逢春气得一拍桌子，道：“小辈利口，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好，好，我倒要看看你，究竟有些什么惊人艺业，敢在老夫面前卖狂！”

岳霖淡笑道：“随你，只要划出道儿来，少爷接着就是。”

赵逢春怒容满面，突地又缓和许多，点点头道：“好，自古英雄出少年，你还算有血性，有骨气。”

说罢，推桌站起，当先向屋外走去。

岳霖连忙起身，在他身后亦步亦趋地向前行去。

赵逢春料定岳霖不会暗算于他，是以头也不回。

穿过一片疏林，向右一转，便见一片空地，两面依山，形成一个死角，空地上想是久无人走，荒草及膝，杂乱丛生。

赵逢春走至距山角尚有丈余远近，忽地停步回身，道：“老夫就在此处，领教你几手绝学。”

岳霖站在他身前九尺之处，冷冷接道：“总算你有先见之明，选了这么一处清幽的埋骨之所。”

赵逢春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不必徒逞口舌之利，咱们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！”

说罢，左足向前跨半步，左掌平胸，右臂下垂。

岳霖也不怠慢，连忙静气凝神，蓄势戒备。

赵逢春右臂缓缓提起，但是他的一只右掌，已然变作乌黑。

突地，他暴喝一声，右掌疾然推出。

岳霖功运右掌，缓缓迎去。

两股掌风相接，暴起一声闷雷也似的轻响。

地上的荒草，被掌风带得东倒西歪，好似层层浪花，四散飘摇。

赵逢春面色凝重，站立当地，怔怔地望着岳霖。

岳霖上身微微一晃，暗惊对方的掌力浑厚，不容轻视。

赵逢春忽然点头说道：“果然好掌力，但若想胜得老夫，却非易事，现在该你了！”

岳霖不觉一怔，对他这种磊落胸襟，甚觉意外，同时对他所言也深有同感，心知即使用出全力，是否能胜得了他尚不可知，不过，他想拚出全力，只要略胜一筹，使他知难而退，不再为难自己，与愿足矣。

一念至此，也不打话，双掌齐扬，向前推去。

赵逢春面带微笑，轻描淡写地举掌迎来。

岳霖顿觉自己掌劲受阻，仿佛被一堵无形钢墙所挡似地，无法进击。

这一惊，真是非同不可。

他连忙暗暗加了一成功力！

只见赵逢春的身躯，似是微微一晃。岳霖更不怠慢，猛提一口真气，将全身功力运至十成，拚力向前猛推。

陡然，掌劲的阻力，倏忽消逝，双掌不偏不倚地击在那山角之上。

“轰”然一声，山角碎石飞扬，沙土蔽天。

岳霖用力过猛，一时收势不住，向前冲出两步。

但他尚未拿桩站稳，倏地一脚踏空，整个身躯向前扑去。

岳霖本想以手撑地，一点即起，双掌自然的向地面按去。

不料，指方触及荒草，尚未来得及用力，已经是连人带草，向下疾然沉去。

岳霖方自一惊，忽听上面赵逢春哈哈笑道：“哈哈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真是自作自受……”

他向四处望望，但黑黝黝地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这时，下落之势，愈来愈疾。

他不知道陷阱究有多深，忙自提气轻身，使下降之势缓得一缓。

倏然，“噗”地一声，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，脑海之中，“嗡”然一震，人便昏晕过去。

当他倏然转醒之际，竟发现自己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，四周阴暗霉湿，腥臭逼人。

他霍地翻身坐起，隐约觉出在自己周围，有许多东西在缓缓蠕动，他忙屏气凝神，举目四望。

虽然四外黑黝黝地，任什么也看不见，然而，在这一片黑暗之中，陡然发现无数豆大的绿光，在闪烁不住。

同时，随着阵阵阴风，传送来缕缕腥臭之气，当真是中人欲呕。岳霖目中所见，鼻中所嗅，只觉一阵恶心，几乎将方才所吃的食物，一齐吐了出来。

他定了定神，见左侧绿光稀疏，随即一壮胆子，向左侧缓缓移去，同时，伸出双手，向前面一阵乱摸。

触手处，竟全是冰冷而阴湿的石壁……

他，一边摸索着，一边向前移动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分明是无数毒蛇，唉！自己一时大意，竟落得被困于此，万一不幸，竟作了毒蛇膏吻，那才冤呢！”

突然，他手掌落处，竟是空无一物，整个身躯，也不由自主地向前一探。

他不由一惊，慌忙伸出另一只手撑扶时，岂料，竟也是一掌扑空。

这一惊，真是非同小可，急忙气沉“丹田”，猛力后挫，才算收住前冲之势。

他惊魂稍定，又自伸出双手，向四下探索，发现身前原来竟是一个可容两人并行的洞穴。

岳霖侧首又向那些毒蛇望了一眼，只见那点点惨绿色的光在左右游移，霎也不霎地望着自己，好像正在伺机相候，择肥而噬。

他心中暗自付道：“与其在此地束手待毙，何不趁这些毒蛇，尚未向自己袭击时，自探探这处洞穴，看看可有出路！”

他心念一决，一边凝神戒备，一边小心翼翼地，弓身钻进洞去。

壁洞蜿蜒曲折，地势也渐来渐高。岳霖摸索前行，约有盏茶光景，洞径逐渐宽阔，又行丈余，陡然一阵凉风，带着微微的腥臭之气，迎面吹来。

他心中又惊又喜，惊的是风中含有腥味，前路亦必有毒虫潜伏，喜的却是既有凉风吹来，定与外界相通无疑。

他一面凝神戒备，一面缓步前行。

逐渐，那腥秽之气，越来越浓，地势也愈见开阔。

忽然，一阵“噓噓”之声，自前方传来，随即在黑暗中，蓦又出现数百点惨绿之光，其疾如电，像潮水似地，飞涌而来。

这时，岳霖已把生死置于度外，暗将真气凝聚双掌，止步停身，蓄势待发。

然而，那些绿光当涌到离他尚有两丈多远时，突地一齐

停住。张前舒前，望西民眼只，隔小穴岩个派出来前

岳霖心中奇怪，凝目望去，只见那点点惨绿光芒，竟是无数毒蛇的眼睛，它们大小不一，静静地蜷伏地上，一动不动。

过了片刻，岳霖见这些毒蛇毫无动静，不知是否对自己有所顾忌？

这样僵持了约有半盏茶光景，岳霖再也忍耐不住，壮了壮胆，试探着向前缓缓移动脚步。

岂知，他身形甫动，陡然一阵“沙沙”乱响，那数百点惨绿光芒，登时起了一阵骚动。这些数不清的毒蛇，竟随着他脚步在移动，又像潮水一般，向后退了丈余。

忽然，岳霖心中灵光一闪，心道：“一定是因为我吞食了‘千年娃蛇’元珠的关系，这些毒物才不敢近我，不然，它们为什么怕我呢？”

他一念至此，不再犹豫，立即大踏步地向前走去。顿时，但听“沙沙沙沙”一阵乱响，毒蛇纷纷后退不迭，但由于地势狭窄，许多毒蛇因退避不及，疾朝两旁乱窜，无形中中间让出一条通路。

这时，他紧张的心情，始渐渐松弛下来，暗暗笑道：“这倒好！它们非但不伤我，竟像是有意导我出困呢！”

虽然如此，他依然不敢过于大意，立掌当胸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又过了约莫顿饭之久，前面不远处隐隐透进淡淡的星月之光。

岳霖一见，心中大喜，急忙纵身疾跃，猛向光亮处扑去。

他穿出那个岩穴小洞，只见明月西坠，清冷的光华，映照得大地一片灰白，他仔细向四下打量。

原来这岩穴之外，竟是一处千仞削壁，壁上光滑如镜。寸草不生，下面则是一条奇险天成的峡谷。

他双眉紧皱，正不知该如何脱困离此。

蓦地，一阵“嘶嘶”“嘘嘘”的刺耳怪声，自他身后左侧响起。

他大吃一惊，急忙旋身望去，不由暗暗称奇。

只见数百余条奇形怪状，五色斑斓的毒蛇，蛇头高昂，离地尺许，对着削壁脚下一个黝黑的洞穴，蛇信倏吐倏收，每当蛇信收缩时，随自蛇口中喷出一缕淡淡白雾，向那洞穴射去。

正在此时，一声极其轻微，但却刺耳难听的呼哨声起。

那数百毒蛇，像是中了魔的一般，争先恐后，向前游移。

率先的数十毒蛇，陡地腾身而起，箭矢也似地，疾向那黝黑的洞穴射去。

岳霖不明这些毒蛇究竟在做什么，二目圆睁，怔怔地望着它们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这些毒蛇方自窜至穴口的刹那之间，突地，洞内飞洒出一片耀目的光芒，迎着蛇群一闪。

但听“嘶嘶”连声哀鸣，那数十条毒蛇，四下纷飞，坠落满地，略一翻腾之后，便已寂然不动。

岳霖看得奇怪，心道：“这洞里是什么东西，竟有这般厉害？”

他这时已忘却自身的危机，好奇之心，随之又起，当下，也不计利害，轻移脚步，向那洞穴走去。

行未数步，陡然又是一声轻啸。突，自穴中
随着啸声，又是一批毒蛇飞窜而起，向那神秘的洞穴再
次扑去。……

然而，甫及洞口，耀眼的光辉一闪，阵阵惨叫，这些毒
蛇又随之四下坠落。

岳霖迟疑了半晌，又缓缓向前走了几步，他仔细的望着
每一条死去的毒蛇，不由惊“啊”一声。
只见每个蛇头，都是中分为二，直至“七寸”要害。

剩余的毒蛇似也知道厉害，盘伏在原处，蛇头高昂，望
着洞穴，发出“咻咻”的怪音，稍后的许多毒蛇，这时也移向
前来，聚结一处，高昂的蛇头，左摇右摆，血红的蛇信，吐
吞不定。

岳霖思忖片刻，猜知洞内必有人在，从杀伤毒蛇的手法
看来，武功可能高出自己多多。

但是，他想不透这人既有如此身手，为什么困处此地，而
不设法脱身呢！

他想到此处，必欲看个究竟，心想，在必要时，也可助
这人一臂之力。

他又转念到自己所经之处，这些毒蛇，趋避不迭，立又
壮起胆子，直向洞穴大步走去。

身前毒蛇又是一阵骚动，纷纷四下退避，让出中间一条
路来。

岳霖大步前行，只觉地势越来越高，而且脚下所踏，滑
腻腻地，他低头一看，不禁又是一怔。

只见脚下所踏，尽是死蛇的残骸。肉枯皮干，卷作一盘，
散乱的堆满一地，腥秽腐臭之气，中人欲呕。

岳霖方自一怔，突听洞内轻“噢！”一声，接着，一个娇柔的声音，充满了惊异和愤怒地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岳霖立即止步不前，轻轻答道：“在下岳霖……”那声音突然变得冰冷地道：“哼！你去告诉那老鬼，叫他死了心吧！”

岳霖不知她话中之意，微微一怔，随又答道：“在下被人陷害，跌落这地穴之内……。”

洞中声音又道：“你以为这样就能骗过我么？哼哼！真是做梦！”

岳霖有一种被误解了的屈辱，愤愤地道：“在下并不定要取信于你，只不过想力之所及，甚愿助被困洞穴之人一臂之力，不想你竟误会在下为歹人，既是如此，那在下只有寻路出困了……。”

说罢，返身离去。但行未两步，背后又传来那冰冷的声音道：“那么，你何以不畏毒蛇呢？”

岳霖不由一怔，不知是否该告诉她，自己曾服食“千年娃蛇”元珠？迟疑片刻，仍拿不定主意，口中讷讷地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。”

洞中传出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你还想狡辩么？”

岳霖生性正直，从未被人如此曲解过，略一沉吟，朗声答道：“告诉你也无妨，在下曾服食过‘千年娃蛇’元珠，想必那元珠有辟蛇毒之功吧……。”

岳霖话未说完，就听得一声惊诧的叹息，洞内静默片刻，又急声问道：“鬼爪子郭灵，和你是什么关系？”

岳霖心中一惊，暗道：“洞内的女子竟是何人？她对江湖

上的事，倒是知道得非常详细……只不知她与郭灵是敌是友……。”

那女子冷“嗤”一声，道：“我不是三岁孩童，那郭灵对‘千年娃蛇’视若珍宝，岂肯将元珠轻易送与你食，你是欺我孤陋寡闻么？”

岳霖略一沉吟，遂将如何与鬼爪子郭灵结怨，如何吞食‘千年娃蛇’元珠，以及掌毙其子郭亚彪等，简要地说了一遍，最后又道：“假如在下幸能脱困离此，天涯海角，必定要找到鬼爪子郭灵……。”

洞中女子一直静静聆听，这时，突然厉叱一声：“住口！”

语声中，充满了惶急、激动……。

岳霖心中一动，听那女子语声激厉，一时之间，更分辨不出洞中女子，与那鬼爪子郭灵是友是敌，深怕自己不该口没遮挡，但又转念到，自己被困与此，生死未卜，她便真是鬼爪子之友，又有何妨？

他一念至此，连忙暗运真气，功凝两臂，准备在必要时，与这女子一拚。

这时，那女子忽又以万分哀伤的语气道：“你到洞口来。”

岳霖微然一怔，但旋即双足一点，越过叠叠死蛇，轻飘飘地落在洞口之前。

却见洞内不远，盘膝坐着一位中年妇人，灰发散乱，披于肩后，手中握着一柄耀目生寒的短剑，正自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洞口。

岳霖只觉这妇人十分面善，但一时却想不起曾在何处见过，当下怔了一怔，连忙抱拳当胸，朗朗说道：“在下敬领教益。”

那妇人凝注着岳霖，也不答礼，半晌——始轻轻颔首，似对岳霖的谦恭有礼，甚为满意。

顿时，洞中立又沉寂下来，只听到毒蛇轻移的“沙沙”之声，点缀着这静夜中的荒山野洞。

陡然，那妇人长长叹息一声，万分颓丧地道：“可惜，唉！你来得太晚了，岳霖——”

说到此处，她的神色突然一变，目中神采奕奕，连那枯涩的脸上，也散发出一种照人的光芒，双目盯视着岳霖，继续又道：“岳霖？岳霖！莫非你是‘中原四侠’岳中嶽的后人。”

岳霖惊奇地望着她，一时竟忘了答话。

那妇人又追问一句道：“千里云烟一钓竿”岳中嶽，是你什么人？”

岳霖随口答道：“正是先父……。”

那妇人微现惊容，似是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啊！想不到他已经作古……。”

岳霖望着这妇人，心思潮涌，他不知道这妇人究竟是谁，又因何被困此地，既然识得父亲，怎地竟不知父亲故世？除非她被困经年，对外间事，一无所悉……。

那妇人面上的神采，一闪即逝，又恢复了原有的灰黯，灰黯之中，微微带着些许凄苦。

这时，她又叹息一声，幽幽地道：“你真的来得太晚了，唉，冥冥中，造物者早将一切都已安排妥当，人定胜天，只不过是给那些时势创造下的英雄们，一种自我炫耀的借口罢了……你将来行道江湖上，切记，凡事要顺乎自然，不可相强……。”

岳霖听她语带悲怆，料必也是一位伤心人儿，在敬意之